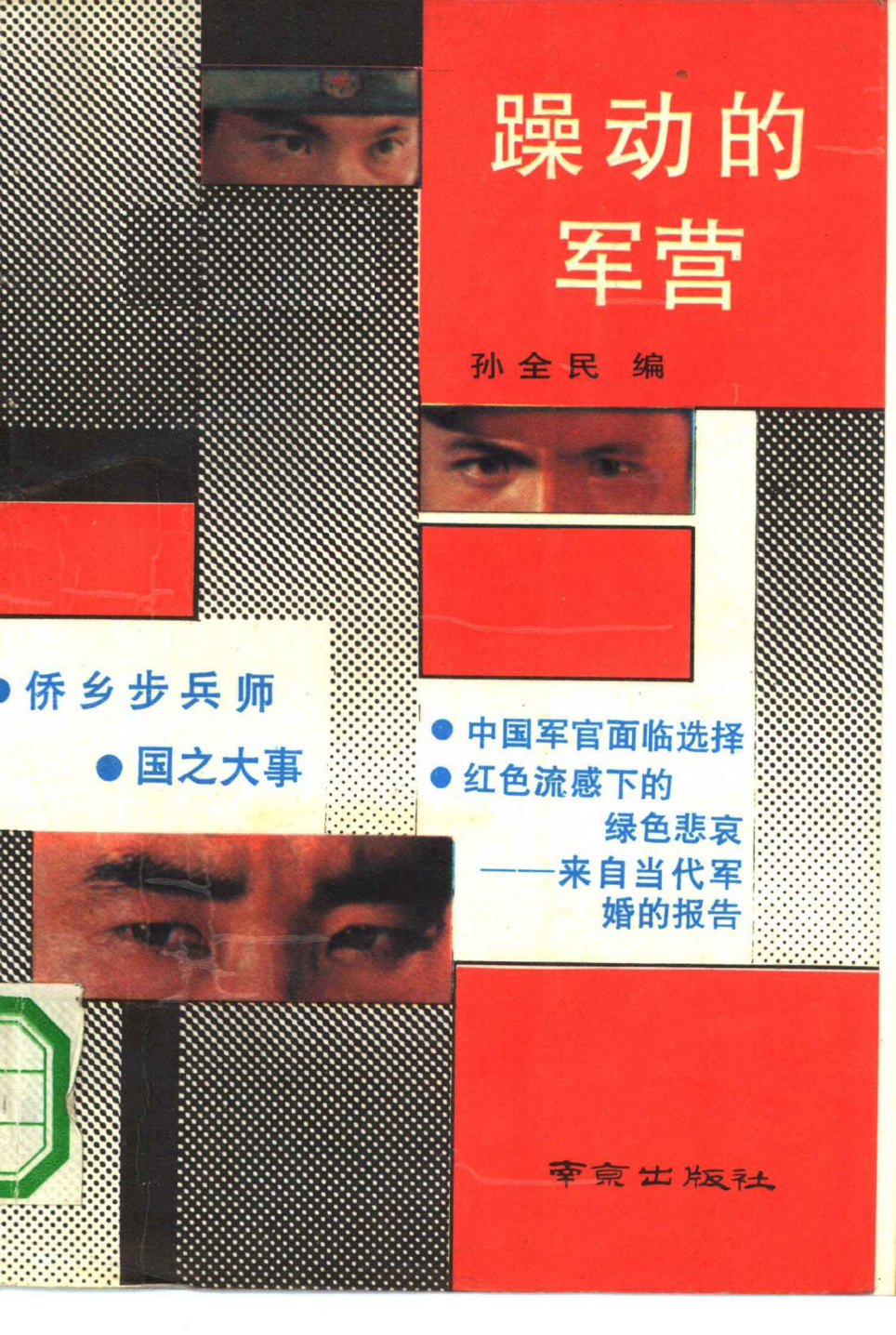




躁动的 军营

孙全民 编

● 侨乡步兵师

● 国之大事

● 中国军官面临选择

● 红色流感下的

绿色悲哀
——来自当代军
婚的报告

南京出版社

躁动的军营

谨以此书

献给改革大潮中的
共和国公民，特别是那
些处在躁动中的军人、
军人的妻子儿女和父老
们。

编者

南京出版社

内 容 介 绍

本书收集了四篇反映军营生活的纪实文学。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真实记录了军人们在改革浪潮中所表现出的喜怒、哀、乐……他们或被金钱冲击着，或被新思潮困扰着，或被第三者袭击着，或被第二次就业烦恼着……面对这海潮般汹涌而来的惶惑和窘迫，他们怎么办？作者直面冷峻的现实，道出了当代军人的肺腑之言，展示了改革的大潮给军营带来的深刻变化，并以犀利的笔触，对上述问题作了深入的剖析，读来令人震撼，令人深思，令人愤懑，更促人奋进。

躁 动 的 军 营

孙金民 选 编

南京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江宁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7.75 字数 174千字 印数 1—12 000册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60—074—O/I·21

定价：2.40元

不是序言而是感触

(代序)

黎汝清

麻木者沉沦，知耻而后勇。

① 治疾及其未笃，防患贵其未深。

忧患意识，是应有积极性的。它是一个民族的清醒剂，是驱策惰性的响鞭，是催人奋进的前奏曲。

《躁动的军营》是激荡在改革大潮中的军营，波浪翻滚，冲决着积年累月筑成的堤岸。

既有扯肝抖肺的痛苦，也有沉重的潜忧，既能听到心灵的呐喊，也能看到热爱祖国的烈焰，直面冷峻的现实，强烈的使命感呼唤着军魂的重铸。

黄河万里动声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在洋溢着献身精神的巨涛边，岂无浊浪翻动？岂无沉渣泛起？

人生价值何在？

不因果累伤痕而颓唐，不因屡屡挫折而沮丧，不因暂时的丢失而痛惜，不因暂时无路而徬徨。困难险阻的铁锤，砸碎的是炉渣，却把钢铁锻造成利剑，美与伟大往往在悲剧中闪光。

② 生活，是人类品格的试金石，每个人都面临着严酷的战争，冲上去——勇士；退下来——懦夫。

忍受着挫败的伤痛，才能获得成功的欢愉。

这本书收入了四篇文章，毋须对每篇分别向读者评介。我相信读者鉴赏力的高超。我只是借用编者热情恳挚提供的这块“序言宝地”，说几句感触而已。

去年秋天，我访苏时，问苏联作协常务书记维尔琴科，改革给苏联文学带来哪些特点：

他说有三：更透明了；更诚实了；因而也更丰富了。

我问苏联文学发展的趋向：

他说有四：一，政论性；二、哲理性；三、思辨性；四、记实性。

这使我想到《躁动的军营》的艺术特色。

在人类社会的古往今来的大舞台上，只要微微拉开帷幕，便可看见崇高的生活中蕴积人生的悲剧性质。它发人深省，
③ 促人深思。人生，是一部百读不厌的书。

比利时法语诗人、散文家和剧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在他的《日常生活的悲剧》中说：“如果我们有时感到了困惑，那么我们不要忘记，对我们衰弱的眼睛说来，我们的灵魂经常显得是一切力量中最疯狂的力量；人有许多领域比他的理性和聪明更加丰富、更加深刻、更加有趣。……”

肖伯纳说：“生活是暂时落在我们身上的奇妙的火炬，因此我们让它发出灿烂的光辉，然后再交给未来的一代。”

但愿《躁动的军营》所展示的灵魂溃疡引起你的憎恶与警觉。所散射的火花也在你心灵上闪耀，在血液里燃烧。

1989.2.27

于南京三牌楼

瑞士著名的军事理论家约米尼这样说过：假使一个国家里，那些牺牲生命、健康和幸福去保卫国家的勇士们，其社会地位反而不如大腹便便的商贾，那么，这个国家的灭亡就一点也不冤枉。

目 录

中国军官面临选择

.....周冠宁(1)

红色流感下的绿色悲哀

——来自当代军婚的报告

.....季诚 王健(35)

侨乡步兵师

.....中 夙(74)

国之大事

.....正 言(154)

中国军官面临选择

改革，在中国每个公民的心灵深处激起了波澜。怎样塑造自己？怎样实现个人之于社会的价值？每个人都在难以克制地苦苦思索。军官，作为社会大家庭的成员之一，一方面坚守在自己的阵位上，为民族的命运为共和国的前程创造出数之不尽的英雄乐章，一方面又不得不随着动荡的社会大环境而重新矫正自己的审视目光。传统与现实相悖，选择伴痛苦共生。躁动与彷徨组成一个巨大惊叹号：再造中华民族之魂，时不我待！

上 篇

某师政治部主任对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领导机关干部说：你想听假话还是想听真话？如果想听假话，我们这儿想转业的干部占20%；如果想听真话，那就是40%强。

报载：1988年1月至3月，某团有近三分之一的干部向领导提出了转业要求。

报载：某师机关组织人员在转业工作开始前下各团做稳

定于干部思想工作，而这项工作还未结束，倒有五六名科长掉头跑回师里找领导要转业名额“自己用”。

驻某市部队的24名基层领导想转业的有17名，剩余的7名中有3名生病，4名家居市区。

某单位有13名干部，仅1名不想走。

某部送4名1976年—1978年入伍的干部脱产进大学深造，一毕业回来就走了3个，还有1个愿意好好干，但要求组织将其列为明年转业的“种子选手”。

某通信连获得7个报考护校的名额，但没有1个女兵报名。往年不是这样：为了争夺名额，女兵们常常绞尽脑汁动用各种关系找首长们说情。

某部有个优秀指导员被首长发现了，首长指示干部部门给予提拔重用，然而该指导员央求说：你们如果真是为我好，还是别提，让我转业吧。

有个机要员，在总政举办的微机班学了两年，一回来就要走，领导不答应，他就说自己有海外关系，并且旁征博引加以论证，试图使领导动摇。海外关系与机要员的身份不可兼得，这是规定。因此这个推理应该这样：要么他在迫切向往当机要员的时候，隐瞒了海外关系；要么他在迫切向往转业的时候杜撰了海外关系；二者必居其一，关键在于迫切的是什么。

有一个副船长，忽闻领导安排他转业，瞪的一声蹦起来，口口声声要与领导“理论理论”，因为领导破坏了他要把未婚妻从乡镇调往县城，然后立足县城找好工作，有了好工作就有好房子等一系列构想。“理论”的结果自然是敌不过“组织决定”，遂怏怏不快地先回家去“面对现实”，疏通后路。部队的人还在为他担心：别一时气绝上了屋梁下了河

什么的。没想回转来时竟然满面春风，见人先笑，声称还是领导有水平，高瞻远瞩。

军营里有一股热，谓之“思转热”，或曰“全方位波动”。几个军官聚在一起，最能使他们热血沸腾的话题是转业。从提干的第一天就对这两个字产生了莫大的兴趣，无需任何动员和教育，他们将念念不忘，思念到永远。似乎穿上四兜服的目的就是为了脱掉它。这是一个奇怪的逻辑。

于是采用各种办法向“四个兜”告别。

一小批人是吵和闹，搅得你领导绝无一日安宁，看见他们就像看见了鬼子。一大批人是磨和缠，弄得你精疲力竭，绝不再想讲已经讲过100遍或者200遍的大道理以及小道理。某连有个干部下班睡觉上班也睡觉，不让走就睡觉，睡够了就爬起来骂娘，一句话：你们他妈的凭什么不让我走！这样的干部，有了还不如没有，因此遂了他的愿望。有个已经转业到国家机关工作的精通文武博学百家的某部干事，说他的成功在于磨。上班的时候去领导办公室陈述一次，下班前再陈述一次，每日两次，坚持不懈。冷面孔也罢，热面孔也罢，全如不见，自说自话，只当面前是个电脑，把全部的困难输入进去。反复。再反复。不厌其烦。精诚所至，金石开花。某部有40名司务长、技师改行当军事干部，时隔两年，很多人还是本职专业的门外汉。有个排长至今连一般指挥程序都不懂，常找班长代他组织训练。说透了，不少人以不懂业务为由创造条件等待转业。“干得坏，走得快；干得好，走不了。”这是公开的秘密。有的领导说：“你越不好好干，我越不让你走。”这话纯属自欺欺人。军队又不是收留二流子的地方。有的领导说：“你不好好干，我请你开路。”这倒正中下怀，只是难为了那些好好干的。

批评吧，谴责吧。说了几十年的一句高度概括的评语是：没有革命事业心。求转业的军官们会反问一句：要求到地方工作难道是反革命事业心吗？

那就进一步确切地说：没有国防事业心。

他们又会反问：难道地方的优秀人才都有国防事业心吗？

也许应该用辩证法了：要转业的人多，固然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或许又能说明一件很好的事情呢！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都想到地方去，说明地方有吸引力，吸引力来自改革的成功。成功在哪里？人心所向！这些年来，军队改革成绩不可说不大，昔日臃肿松散素质劣差的军队能够被今天精干整齐兵员装备初具现代化规模的新面貌代替，其艰巨历程，其辉煌功绩，无疑将在我军历史上留下光彩夺目的一页……然而，我们正在做我们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伟大的事业，唯其伟大，所以艰难。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为我们的成就欢呼庆贺时，我们蓦然发觉：加快军队改革的步伐，增强军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已经成为我们十分紧迫的现实任务和历史使命。我们已经没有时间犹豫甚至休整了，社会不会停止它前进的步履等待我们……

中 篇

“金钱是万恶之源”。

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不无商榷之处。然而金钱确实有着巨大的诱惑力，这点谁都不会有异议，尤其是在社会的金钱意识大大强化的今天。

一个温州籍机关干部碰到一个全军知名的作家。作家问：

的第一句话：你是哪儿人？第二句话：啊哟你是温州的？怎么没上《人民日报》？

作家的惊讶固然不无幽默，但也确实有道理。

温州人的坟墓最高造价已经达到16万。温州玻璃钢厂制造的价值20万元的豪华型涡轮多向水流双人浴缸已经被农民买走了两只。温州龙港农民城的很多门槛已经被铮铮发亮的不锈钢所代替。而我们的这位副连职干事在年关即将来临的时候还在为两件事愁肠百结。一个是表兄结婚请他去。如今在温州，不拍出200块钱参加婚宴，那是绝不好意思伸出筷子去夹甲鱼和河蟹什么的。另一个是请他去参加同学会。中学同窗分别十几载，如今不少人已混出些眉目，欢聚一场也是理所当然的。花钱小意思，情义重泰山。谁都会这么说。这位干事倒是颇为犯难。去吧，说不定就是个摆阔气挣脸面的大比赛。人生的价值、社会的地位、人格的尊严等等，一切的一切都将由于各人的经济实力而重新确定。不去吧，可他毕竟是那些人当年的班长，他们的出类拔萃者。当年的老师都预测他将来很有出息，他也自以为鹤立鸡群。然而，10年后的今天，寄邀请信给他的召集人却是他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来名字的当年最最不起眼儿的同学。

他到底还是去了，揣着刚领的138元工资和补助，拎起一个啤酒瓶和塑料袋。瓶子里装了1斤麻油，塑料袋里装了5斤花生米，这是机关赠送给每个军官的全部年货。就这么回家过年去了，回家赴宴去了，回家拜会同窗好友去了，最准确地说是回温州重排“梁山座次”去了。

地方上有人说：你们部队基本工资高呀！一个小连小排每月百把块，我们只有五六十块。奖金算什么？没有保障，说不定哪天就不许发了。

这话说说了10年，奖金也发了10年。

某部对50名地方职工的收入情况做调查，他们的附加收入占整个收入的44.7%。而军官附加收入占12.2%。

1964年，全军干部月工资比1965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工资高54%；70年代，军队基层干部的工资平均比地方同龄职工高40%左右；而1987年，基层干部人均年工资只比全国职工人均年工资高0.24%。

军官的收入在一般家庭中过去都居于首位，现在这种“台柱子”地位已经摇摇欲坠。某部对100名营以下基层干部调查，工资高于地方有经济收入的兄弟姐妹妻子的有21名，差不多的41名，低的66名。何止工资？何止奖金？地方悄然兴起的被许多人反对又被许多人赞成却无论反对无论赞成都不能阻挡其前进步伐的“第二职业”热，为越来越多的工人、为越来越多的教师、医生、工程师，乃至为越来越多的干部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实惠。有智力的“出卖”智力：技术咨询、修理安装、兼课讲学、诊病开方，有劳力的“出卖”劳力：蹬三轮、摆地摊、承接各种加工产品，有实力的“出卖”实力：介绍生意、传递信息、联系业务……种种，种种，都有一笔不可低估的收入，而军官只能望洋兴叹，这一切他们都不能干！这样一来，军官的经济地位必然下降，而经济地位的下降必然导致政治甚至家庭地位的下降。

某家属工厂的一个女工对她的团级丈夫说：“你真没用，当官这么多年，钱都挣不过我了。”丈夫只得惭愧。以辛勤的家务劳动减轻自己的“罪过”：洗衣服洗菜、买米烧饭全包了，并且时常注意让面部表情显得轻松愉快，哼个“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气不咳嗽”什么的。

何止在妻子面前抬不起头，稍稍留心一点，不管到哪个

部队去转悠，都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所有战士抽的香烟都普遍比干部好。一般情况下，干部都抽大前门这个档次的香烟，摸出牡丹烟就算很有光彩了。而战士，只要会抽烟，许多人的口袋里往往随时都能摸出一包“外烟”：良友、希尔顿、红万宝路、白万宝路、健牌……。他会自己先斜叼一支，然后眼睛看也不看，甚至脸也不转，把烟盒递给他身边的干部，让干部自己拿。这神态，说恭敬不全是恭敬，说蔑视不全是蔑视，反正抽烟的干部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曾有这么一个指导员，前几年找战士谈话时战士经常敬一支大前门之类的烟给他抽。不接吧，战士会以为他看不起人。接吧，光进不出总不大有风度。因此他也时常买几包“前门”备用，战士来烟，他也去烟，你来我去的就抽上瘾了。本来这也就罢了，未料这几年情况突变，战士渐渐递来“外烟”，5块钱一包，8块钱一包。这下指导员却是进得起出不了，只得谎称本人已彻底戒烟，谢绝敬烟云云。不这么着能行？好多战士“带薪”入伍，家里每月百把块钱收着，这里吃的穿的又不花钱，拨拉一下算盘珠子，说不定合计比他指导员还富裕几个子儿，何况他指导员家里还有个当小学教师的妻子，还有个每月只“挣”6块钱独生子女费却整天吵着要吃巧克力的女儿。

梁三喜的“欠帐单”笔者没有接触到，不过却接触到1988年的一项统计数字：据对某两个师的128名干部调查，每年工资收入略有节余的16名，占12.5%；收支平衡的68名，占53.1%；负债的44名，占34.4%；其中某连两名干部负债额达3000元。

龙年伊始，“昆明——上海”与“南京——杭州”的列车干了一家伙，死了一些日本人，举世皆知。然而有段小插

曲却不大为人所知。某节车厢里坐着两位海军军官。两个人烟瘾不小，一上车就一人点了一支“西湖”烟。稍息，再想点第二支的时候，却觉得掏烟的手沉重得很，因为蓦然发现坐对面的个体户模样的小青年摸出一包健牌烟。军官犹豫良久，终于没好意思掏出“西湖”与健牌媲美。这以后，小青年一支接一支地抽，军官却始终没有勇气再摸出他的“西湖”，只是盼望火车早点到站。然而却撞车了。军官揣着他的“西湖”冲出去救人，小青年却丢下他的健牌溜了。

近年来这么一句话颇为流行：“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这话得到许多人认可，很多事实足以说明它的准确度。但如果说话还有什么不适用的对象的话，那便是军人。老山前线的战斗、南沙群岛的较量、大兴安岭的火灾，这样的“胆量”不可谓不大，而撑死的却不是军人。

有这样一段对话。某军舰即将启程巡航。航海长的大舅子风尘仆仆赶到，要在这里做一笔买卖，希望妹夫帮个手。

舅子：这一去要多久回来？

妹夫：至少个把月。

舅子：这么久？要是我们这一行没日没夜搭进个把月时间，盈利3000块往下是不干的。

妹夫：你们承担风险哪，弄不好就赔本。

舅子：你们承担的风险比我们只大不小，脑袋的问题！钱去了还会来，脑袋丢了长不出。

到底是自家兄弟，说了一句公道话。

要是都说公道话就好了。满地金银视粪土，砍头只当风吹帽，都可以做到。只是忍受不了社会的鄙视。蔡朝东曾在全国各地呼吁“理解万岁”。说的哭，听的也哭，几天过去平

静下来，北京人依旧喊大兵，福建人依旧喊阿兵，浙江人依旧喊老解……无故殴打伤害军人已经成为不法分子的一种“时髦”。反正打不能还手，骂不能还口，想往哪儿揍就往哪儿揍，并且可以高呼：扒掉他的领章！扯掉他的帽徽！天哪，谁赋予他们的权力？某部驻地的老百姓违反规定要到营房看电影，受到劝阻发生口角后竟然聚集100多人冲进电影场，乱棍交加，打伤40多名军人。四川省广元市几名歹徒无故用温度高达170℃的沥青朝一辆车上的战士当头猛喷，致使10名战士被烫伤。如此事件屡有发生，以致军内某报郑重发表评论员文章：“军人不能让不法分子欺侮”。你说你的，他做他的。何以成癮？无非以为军人“傻”和“穷”招致。某排玩笑地出过一个字谜：“一傻二穷”，打一职业。几乎所有的人同时说出谜底：当兵的。是啊，傻大兵，穷大兵，听得还少吗？做好事谓之傻——都去讲商品经济，一分劳动一分报酬，你们还义务扫大街，不傻吗？没有钱谓之穷，既傻且穷，不打你们打谁？

经济是基础。打你是看不起你，不打你也未必就是看得起你。有好事者做过实验，他在某大城市的一家大商店里观察了某售货员对各类顾客的服务态度，得出的结论是对穿军装的最不耐烦。厦门市很多个体服装摊主见到军官来看货问价，根本就不理不睬，照旧翘着二郎腿打牌，或者四脚朝天躺在竹椅上闭目养神。问了何故，答曰：“你们当兵的毛病最多，没有钱，穷还价。”

社会地位！社会地位！全军都在呼吁：给我以应有的社会地位！一个正团职军官，转业时穿着军装穿梭似的奔波于地方各有关部门，所遭受的是一次次的白眼。他悟察到个中原委，去买了一套特大号咖啡色西装套上，顿时一副富相：

阔绰和博学的模样出现了。接下来他便感到他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回到家中，他捧着军装想：确实该向你告别了。但是，他又觉得鼻子发酸，眼睛发酸。他的眼前朦朦胧胧浮现出20多年前的情景：一个夏日的傍晚，雷雨交加，他躲在一家商店的屋檐下发愁。这时有个大学生模样的青年撑着雨伞匆匆路过，见到他他便站住，问清他要去火车站赶车，就不由分说地拎起他的旅行袋，一直把他送到候车大厅。

惧往矣。

1985年，《中国青年报》登了一篇题为《军旗在我心中》的文章，其中说到山东大学有个女学生深夜归家不敢夜行，先后3个小伙子愿意陪她一道走，都被她拒绝了。最后有个军人走过，姑娘竟主动要求军人陪同她回家。姑娘说：关键时候我还是信任解放军。

这当然令人欣慰。信任是一种尊重，然而却不是尊重的唯一形式。比如爱，这倒是更高意义上的尊重。有人说，从爱情的选择取向可以窥见社会职业的价值趋向。某妇联对它属下的一家大厂的青年女工做过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愿意以军人为择偶对象的总人数由3年前的12%下降到7%。某团调查干部战士婚恋情况有这样一组数字：1985年建立恋爱关系的有727人，“吹灯”325人；1986年建立关系的809人，

“吹灯”496人；1987年上半年建立关系的581人，“吹灯”362人。显而易见，“吹灯”比例逐年上升，“吹灯”原因固然复杂，不排除军人自身因素，但完全可以说：社会女青年对军人缺乏理解和尊重是最重要的原因。军人要上战场，要参加抢险救灾，军人的待遇低，分居的痛苦以及家庭得不到应有的惠顾，等等，越来越得不到理解和同情。许多人甚至对军人产生了歧视和嘲讽。有个恋爱4年正欲结婚的排长